

关注

至善至美——读《子恺遗墨》札记

□陈丹晨

今年初春,天气乍暖又冷,雾霾阴霾,不免使人惆怅且感压抑。就在此时,收到赵柱家君主编的《子恺遗墨》,看到丰子恺老人的画作,像清风拂面变得温暖和畅起来。那是怎样的一种艺术魅力啊!丹青之灵动,笔墨之玄妙,让人仿佛进入另一个世界:天空高远,湛蓝,清明之色涤人肺腑,温馨之情暖人心怀;焦躁暴戾的会平静下来,邪恶者自惭形秽,逞强斗狠的也许会放下手中的刀剑,只要他的良知未泯,就会内省净化自己的心灵。

丰老的画和文都早已有了定评。他的画中有诗情,文中有画意,诗画浑成一体;他的画如书法,挥毫中显现了与众不同的气韵。

他学西洋画又自创一格,如俞平伯老所说的“既有中国画风的萧疏淡远,又不失西洋画法的活泼酣恣”。(《子恺遗墨》第103页)最可贵的是,丰老的画里弥漫着浓浓的爱的情意,那是对人类对儿童对女人的爱,是博大的悲天悯人之情。

他从最平凡最常见俯拾皆是的日常生活中发现、捕捉艺术的灵感,描绘了令人难忘的画面,他谓之“世相”。夏丏尊说:“……不能把日常生活咀嚼玩味的,都是与艺术无缘的人……只要对于日常生活有观照玩味的能力,无论如何都能有权去享受艺术之神的恩宠。否则虽自号诗人画家,仍是俗物。”(同前第101页)丰老就在这些浓郁的生活气息中描写多姿多彩的世俗众生相,展示了丰老纯净亲和、至善慈悲的胸怀,对这些世相淳朴的挚爱和情趣。人们欣赏这些作品时自然会兴起会心的微笑和领悟。

就以《子恺遗墨》所收的《宇宙风》插图原稿13幅为例,有好几幅是写儿童的,正是当年丰老曾经着力关注的题材。他也是最早以儿童画蜚声文坛的。那幅《儿童不知春,问草何故绿》,先后画过至少两次。早先画的是黑白,一位年轻女老师捧着书正回答女童的提问,神态温和;提问的女童指着脚下青草,茫然好奇,憨态可掬。后又画了彩色的,提问的是男女两个幼童兴致勃勃。不同的是前一幅女老师左手搁在树干上面对观众,后一幅则背着手背对观众。画面上垂柳青草似乎一片浓绿,以色泽而论,显然后者更胜一筹。但表现童趣却异曲同工。

书中另收《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瞻瞻底车,脚踏车》等,画了阿宝正热诚专注地为凳子四只脚穿上四只鞋,瞻瞻把两柄大蒲扇子当脚踏车轮子骑行,一副怡然喜悦之情令人忍俊不禁,显现了儿童模仿大人的生活习俗所做的



最后的吻

创造和智慧。这些很容易被常人视为幼稚、“傻”、“淘气”、烦人的动作和质疑,却温暖了丰老的心,被他发现,受他青睐。因为他看到了儿童的天性就是在不断质疑和创造性活动中成长的。他看到“儿童世界非常广大自由,在这里可以随心所欲地提出一切愿望和要求”。(同前第93页)他感受到他们的率真、知性、好奇、想象,正是人生的根本、人类的本性得到了自由体现;这样美好而纯真的世界仿佛只存在于儿童时期,使他格外珍惜和喜爱。如他说:“只有儿童天真烂漫,人格完整,这才是真正的‘人’。”(同前第89页)他“在这群真率的儿童生活中梦见了自己过去的幸福,觅得了自己已失的童心”。(同前第56页)他获得的“感兴”也就成了他描写、创作的源泉。

丰老作品中,相当多的是展现这样的童心稚趣,这样的世俗平凡生活的点点滴滴,是人们日常熟视无睹不以为可以入诗入画的生活素材,却被他赋予浓郁的诗情、动人的美感,以及美好鲜活的人性溢满了画作。

那幅《星期六之夜》,爸爸下班有了难得的余暇,他蹲着,张开双臂急切地迎向小女儿作拥抱之势,那个小儿子正在他背上又搂又爬。那样无拘无束的喜盈盈的天伦之乐、亲情之爱足以让一个男人忘记身体的疲劳、世事的烦恼!这是命运

对他的恩赐,更是画家对于人的善良率真本性的诗化和赞颂。《你给我削瓜,我给你打扇》同样流淌着单纯欢乐的母子之情,比起那些表现母子情的古典画作显得更真切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那幅《贫女如花只镜知》也是丰老描写女子作品中的代表作。水缸、炉灶、破墙、柴禾、补丁……无不衬托出家贫如洗的艰难困境,那位少女照着镜子顾影自怜,饱含着画家多少心酸和热忱,寓示她应该有更好的命运。至于那幅《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更是他的名作。画面上空无一人,两把藤椅,一张小方桌,上有一壶酒(茶),三个杯子,廊柱直立于旁,廊外一弯新月如钩,是意兴



贫女如花只镜知

阑珊?是天下无不散之欢聚?是喧闹后的宁静寂寥?那样的诗的意境,令人可以引起丰富的遐思和美感。

丰老用中国传统书法的笔墨,简繁点染,写意造型,几乎像是随意勾画成一幅幅活生生的人间世相。这里没有高大上的主旋律,没有居高临下的虚假说教,不求功利实用,只是给予人们以美的欣赏和纯净心灵的洗礼。他并不是不知道成人世界并不美好,常常失去了人的本性,变得复杂、虚伪、险恶和卑怯,他正是借此衬托,“从反面诅咒成人社会的恶劣”。(同前第89页)丰老的

画作无论对于自然山水风光,还是社会生活经常充满着质疑和焦虑,显现了对于生命的理解和追问。现在有人竟然认为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不敢相信这样的话出自于一个科学家之口。质疑中世纪神权专制统治,才有了以人为本,解放人性,张扬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时期。牛顿对某个自然现象的质疑,才有了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质疑清皇朝



梁上燕,轻罗扇,好风又落桃花片

专制统治才有了民主革命胜利建立了民主共和。在自然科学或人文科学,无数的事实都足以证明,人类都是从质疑现存的事物或秩序开始了创造的第一步,才没有变成无所作为的爬行动物。正如丰老指出的:“假如人类没有这种孩子们的空想的欲望……恐怕人类到今日还在茹毛饮血呢。”(同前第59页)可见丰老的创作是对世界非常自觉的认识,比起现在的某些权威科学家学者都要进步睿智。丰老的画描写的童心、世相,体现的人性、人道主义至今仍然有着鲜活的生命力,为人们欣赏、理解、汲取美好的营养,感受到精神的升华和人性的复甦。又恰恰是今天社会极为缺少稀罕的;还有丰子恺那样的画家作家吗?还有丰子恺的画中那样洁白无暇的童心稚趣吗?

当我看到这册《子恺遗墨》时,很惊讶地请教



子恺遗墨

过本书的主编赵柱家君:这13幅丰子恺老人在上个世纪40年代为《宇宙风》杂志创作的插图原稿,距今已有七八十年,如今是怎么发现的。承柱家君告知:这些原稿原存《宇宙风》主编林语堂处,后由他的后人为了支持台湾的文学活动无偿捐赠。再以后又流入大陆才有今日与读者见面的机会。想到丰老生前既为文坛普遍敬重,却又不断遭受曲解和打击。记得1962年上海市文代会,还是有人动员丰老代表美术界发言的。丰老不过是希望文艺创作就像一个花园,按照各种花树的特征和个性,即使小花、无名花也都让它自然生长开放;不能把各种花树与冬青同等看待,用一把大剪刀把它们剪得一刀齐……冬青树会说话,也会抗议的。这样正确无误、通情达理的讲话以及同时期写的散文《阿咪》后来都被打成毒草批判。到了“文革”时,这位与人为善、护生戒杀、蔼然可亲、菩萨心肠的文坛大家竟然受尽非人的凌辱,画稿文稿大量散失。但是丰老自己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却“处之泰然”(同前第136页),只要有可能会仍继续创作作文。这一切让我们真正见识到了文明与野蛮的分野,也为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不能保护好一位国宝级的文化大家而愧疚!

《子恺遗墨》除了收有13幅原稿还编选了丰子恺其他画作28幅,以及他的有关绘画论述,其他好友、老作家们的评述文章,都是十分重要的高见卓识,可谓图文并茂。无论印刷纸张配图,都是十分精良。正好借此纪念丰子恺老人的卓越的文化贡献。我也对本书主编赵柱家君的艰辛劳动致以诚挚的感谢!

中国美术馆为焦裕禄塑像



同的手法反映出自己对于焦裕禄的不同理解,用艺术之手传递、弘扬焦裕禄精神。其中,王树山的作品精练生动地塑造了焦裕禄推着自行车奔波的人民公仆形象;彭汉钦的焦裕禄立像则以写意手法展现其神采风骨;武定宇的焦裕禄头像通过精雕细琢呈现他的坚毅执著。

据悉,中国美术馆雕塑工作坊从2017年9月13日首次推出“中国美术馆为英模和劳模塑像”主题活动之后,又举办了“为新时代人物塑像”主题活动,此次“中国美术馆为焦裕禄塑像”活动已经是第四期雕塑工作坊。此次活动旨在将艺术创作与公共教育相融合,以弘扬时代新风,讴歌先进人物。

陌生化接触:海报装置艺术展

日前,由恭王府博物馆展览活动部、北京青年戏剧工作者协会主办,恭王府博物馆书画创作与研究设计中心承办的设计师、视觉艺术家袁竞竹“陌生化接触:海报装置艺术展”于恭王府博物馆嘉乐堂揭幕。袁竞竹通过20件独具匠心的装置艺术与海报设计作品,带观者在“陌生化”的体验中触碰自己的内心。同时,该展也为第十一届北京青年戏剧节揭幕。



袁竞竹近20年专注海报艺术的深厚累积,曾任包括北京青年戏剧节、乌镇戏剧节在内的国内各大戏剧节及行业盛会的平面视觉总监。在此次展览中,袁竞竹遴选了《活着》《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阿依达》《九又二分之一爱情》等10部为国家大剧院、中国国家话剧院等艺术机构设计的海报作品。观众可以从中感受到袁竞竹对于尊严、战争、生命、爱情的思索。在展览

的装置艺术板块,《仲夏夜之梦》《图兰朵》《茶馆》《恋爱的犀牛》《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中外经典在独具创意的构思中予以空间和时间的重塑。

本次展览由周望、远东策展,展览特邀学术主持孟京辉认为,袁竞竹的海报装置艺术从固有的传统概念中“走出来了”,其间融合了多种媒介,多元的尝试体现了与戏剧的对话,与自我的对话以及与未来的对话。

博物馆只有用馆藏文物讲好自己的故事才有可能避免“千馆一面”

□陈履生

虽然,马尼拉人看到一座几代人都熟悉的建筑被周边的护栏遮挡了20年,而如今护栏还没有拆掉,但是,在5月18日的国际博物馆日,一座让一个国家、让一座城市期待已久的自然历史博物馆终于开馆。说终于,是因为这20年间的社会发展以及各种变化,都有可能产生无数影响其实现的变数。尽管现在建筑内有些区域还没有开放,可是,它给予人们的却是意想不到的惊喜——改造获得新生。这座建筑原是菲律宾旅游部的办公大楼,前总统拉莫斯于1998年批准了已故参议员埃德加多·安加拉依据《国家博物馆法》提出的建议,改建了这座有着90年历史的老建筑。如今的华丽转身,老树新花,使得这座博物馆在马尼拉成为亮点。而其成功的要点就是从改造到展陈都讲好了自己的故事。

菲律宾自然历史博物馆与国家博物馆在广场的两翼相对而立。这座有着90年历史的白色罗马式建筑,改建之后还保留了原来的外貌,只是在远处可以看到它的顶上加了一个新的并不显眼的“帽子”,准确地说是个盖子。而新则是由此而新。一进中庭,豁然开朗,让人目不暇接,因为在没有思想准备来接受如此的体量与规模,还有它那构思奇特的造型。马尼拉是一个有着很多树木的地方,而一种开小白花的树木就叫“伊克索拉·马尼拉”,这一称谓最早见于1845年出版的《菲律宾的植物》(曼纽尔·布兰科著)。显然,这种有着悠久历史的“生命之树”,正成为整个博物馆建筑改造的历史和文化依据,以及灵感的来源。它矗立在六层楼高中厅的中央,而树干则是直通上层的观光电梯。从地下一层上电梯直到顶层,然后经过天桥而到一侧的人行无障碍坡道,步行而下,其间连接着每一层的展厅。动线非常流畅,一个展厅接着一个展厅,一层下到一层,一气呵成,不知不觉就回到了入口的第一层。

这一围绕中央的观光电梯而设计的“生命之树”,气势恢弘,曲尽其妙,如同一件巨大的装置艺术品,连接着四周的建筑。实用与审美相结合表现在方方面面,尤其是一层4个承重柱的周遭,设计成提供给观众休息的座位,天衣无缝,自然天

成。显然,这一花费4亿比索改建的工程,因为这一目了然的设计而获得了超值的成就。在这里,仰视抽象的钢结构的“树冠”,与户外沟通的光线在不同的时段射入到中庭的不同区域内,感觉是在森林之中树荫之下的光线移动。铝框架穹顶上镶嵌玻璃的三角形,忽明忽暗,构成了趣味的几何图案。实际上,整个设计是由观光电梯、穹顶、人形坡道三部分构成了该馆灵魂所在独特的室内景观。对于初次进入这一建筑的观众来说,谁都想不到这里原来是菲律宾旅游部的办公大楼。如此的变化最重要的是它变成了博物馆,而博物馆是促成其脱胎换骨的根本。

博物馆是知识的矿藏,不管大小,都有丰富的蕴藏。博物馆既储存知识,又挖掘知识,同时还生产和输出知识。因此,一座优秀而杰出的博物馆应该有完整的知识产业链,只有当这个知识产业链具有完整的传动链条,而且每一个部分都能有效的配合和联动,那么,博物馆就真正活起来了。

发达国家和一流的城市都有自然历史博物馆,华盛顿、纽约、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每天都是人头攒动,来这里参观的观众在一座城市的博物馆群落中往往是独占鳌头。它特别吸引青少年,包括儿童。菲律宾自然历史博物馆首先在改建中叙述了“马尼拉”这个与树相关的传说,表明了该馆与马尼拉这座城市之间的关系。就是在这棵巨大的“生命之树”的下面,也是在博物馆入口处,安放该馆的镇馆之宝——洛龙,它是菲律宾可以养殖的最大的咸水鳄鱼。人们进馆之后往往都是围着它看着传说中的样子。这是一件非常逼真的复制品,它的一副十多米长的骨架标本悬挂在二楼接待大厅的天花板上。2011年9月,菲律宾捕获到一条咸水鳄,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列为人类至今活捉到的最大的鳄鱼,身长超过6米,体重超过1吨。洛龙是以捕捉小组中因突发心脏病去世的队员名字来命名的。这一巨型鳄鱼在被捉到之前曾涉嫌吃掉一名农夫和咬伤一名女童。洛龙曾被安置在当地的一个生态园区内供游客观看,2013年2月10日,洛龙死亡。此后,澳大利亚名为“凯撒”的鳄鱼又重新登上了头条。凯撒身长5.48米,实际

上只比洛龙稍微小一点,可是,它在洛龙出现之前一直享有世界最大被捕获鳄鱼的头衔。咸水鳄是世界上最大的爬行动物,它们通常能长到五六米,寿命超过100年。人们往往是望而生畏,闻风丧胆,可是,进入到博物馆之中,人们因为在博物馆而壮胆,非但没有任何畏惧,相反,却大胆靠前。关于洛龙的一切和所有都构成了这一展品的故事。博物馆是把自然奇观与社会新闻通过实体来传递给公众,而人们围着它是在还原各种猜想以及满足好奇的心情。

自然之奇妙,在世界上每一个区域内都有自己的特点和特产,因此,在博物馆中所呈现的这种知识不仅关系到这个区域的公众,同时进入到这个区域的外人,也因为陌生而产生特别的好奇,从而产生求知的欲望。菲律宾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整体设计就是以知识和故事来编织策展思路,并用各种知识和故事来塞满每个展厅。该馆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这个国家的自然与历史,让每一位观众都能够感受到这个国家自然和历史的魅力。

自然与自然现象不仅是科学和知识,也是自然与人共存的故事。因此,博物馆如何把这个故事讲好,如何把知识用博物馆的方式传递给观众,就显得非常重要。博物馆要根据自己的藏品讲好自己的故事,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这是每一家博物馆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当然,如今在中国,各种不同类型的博物馆都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很多并不是不想做好自己的博物馆,而是因为根本不懂博物馆。无疑,不懂博物馆就不可能做好博物馆。

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4月在参观合渡汉文化博物馆时指出,博物馆建设不要“千馆一面”,不要追求形式上的大而全,展出的内容要突出特色。这是中国各级博物馆所面对的问题。要解决“千馆一面”的同质化问题,只有用自己的馆藏文物讲好自己的故事,像菲律宾自然历史博物馆那样,才能形成特色,并用特色来造就专业的高度。

视觉前沿